

# 《臺灣民報》與社會運動

文·圖片提供／李承機（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是日治時期為期最長的政治運動。  
（圖片來源：臺灣民報）

## 《臺灣民報》主要沿革

日治時期唯一百分之百由臺灣人資本經營的新聞事業，即一般稱為《臺灣民報》的報業出版系列。其沿革大致從最初的月刊《臺灣青年》（1920／7）起始，經歷月刊《臺灣》（1922／3）、半月刊《臺灣民報》（1923／4）、週刊《臺灣民報》（1925／7）、週刊《臺灣新民報》（1930／3）、日刊《臺灣新民報》（1932／4），及至1941年2月被迫改題為《興南新聞》仍持續以日報形式發刊。1944年4月總督府以「戰時新聞統制」為名迫使島內六種日報合併成為《臺灣新報》時，由於經營母體的資本構成已遭全面稀釋，實際營運也由日本本土派人直接接管，使得唯一由臺灣人資本所經營的該報實質消滅。

若將1932年4月開始以日刊模式發行當作經營上一重要轉折，則自1920年的《臺灣青年》算起共持續發刊近25年的《臺灣民報》系列，有近一半的發刊期間與臺灣人的社會運動維持密切關係。

## 作為臺灣人社會運動的一環

1920年至1931年正是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運動最興盛的年間，如同《臺灣民報》系列標舉「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或「臺灣人的喉舌」而與各項臺灣人的政治、社會改革思潮連動，因此將日刊化前的該報視為臺灣社會運動的一環亦不為過。1920年中月刊《臺灣青年》在東京創刊之初，即以在日臺灣留學生為經營主幹。翌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開始在日本本土及臺灣島內進行請願連署，臺灣文化協會也在臺北宣布結成，因成員多所重疊，《臺灣青年》旋即肩負起該運動與文化協會的宣傳任務。

1923年4月《臺灣民報》以半月刊方式創刊，除使用語言標榜「漢文中心」外，相當於文化協會機關誌的《會報》亦合併出刊。直到1927年文化協會因運動路線歧異發生「左右分裂」前，臺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皆維持共同面對殖民政權的「統一戰線」，《臺灣民報》不止擔任臺灣議會運動與文化協會的宣傳側翼，更被認為是唯一肩負「臺灣人觀點」的新聞媒體。

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後，較具資產階級色彩的社會運動成員另立臺灣民眾黨，《臺灣民報》的經營權雖持續掌握在民眾黨一派手上，名義上卻須維持「客觀中立」，實際上也須與主要的左右兩派運動勢力保持等距關係。之後歷經1930年中臺灣民眾黨亦發生「左右分裂」，以及隔年初與日本本國政治局勢同步並延續近半年的「左翼大檢舉」，殖民地臺灣進行社

會運動的空間大舉喪失，《臺灣民報》維持自創刊以來其運動性格的可能性也逐漸降低。若從新聞媒體的角色與功能來說，這段作為社會運動的《臺灣民報》期間最值得一提的是，該報所具有的「公共性」與「空間感」。

從社會運動初期的「統一戰線」開始，《臺灣民報》即提供臺灣社會一個具開放性意義的公共討論場域。透過這種「公共性」的維持與作用，許多政治、社會改革的思想得到廣泛傳播的機會，幾次影響社會運動思想與路線的論爭也先在該報端中顯現。另一方面，由於多方報導各種大小社會運動的實態，《臺灣民報》等於提供某種「臨場感」給未能直接參與運動的讀者，也就是具有將「不在場（absence）」轉為「在場（presence）」的作用。透過這種媒介作用，即易形成「臺灣全島」皆籠罩在社會運動所及範圍內的「空間感」。

## 作為新聞事業體的《臺灣民報》

早在1923年為發行《臺灣民報》而在東京創設臺灣民報社時，既已採取「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營運方式，亦即相關的成員已明瞭當時報業的經營須採資本主義模式。1927年中時為週刊的《臺灣民報》獲臺灣總督府許可自東京遷回臺灣發行，表面上除「臺灣人唯一言論機關」終於得以在島內發刊，經營面上報社也得以節省臺灣與日本本土間郵送往返成本。

在此之前，《臺灣民報》須長期維持在臺灣編輯—東京印刷發行—郵送至臺灣的經營方式，和臺灣總督府嚴厲的「新聞紙」發行許可政策有關。1927年許可該報



▲《臺灣民報》。

遷回島內發行，已有明確史料證據顯示預期到臺人社會運動的「左右分裂」，總督府意圖藉該許可促使較屬左派的「過激派」與右派的「穩健派」間矛盾加深。因此，《臺灣民報》須開始標榜「不偏不黨」並增加和文版面；而在面對來自左派的挑戰時更須小心翼翼維持經營，也在隔年即決定與當權者折衝而向日刊化方向努力。

1932年，已改名為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得到日刊發行許可，雖然也配合到日本本土的政治事件與政黨政治間的矛盾而達成，但當時《臺灣新民報》主要成員視發行日刊為報業「最高境界」，更有以「民族資本」對抗日人資本的意義。隨1931年中日本本國政治緊張及各列強間的國際關係矛盾加劇，法西斯氣氛開始波及殖民地，日刊《臺灣新民報》明顯在經營路線上做出許多不得已的調整。例如依日刊的即時特性而須「重報導而輕評論」，要求記者不得涉入政治、社會運動，增加文藝、生活、娛樂、廣告等版面，發展印刷與出版相關周邊事業等。

總括而言，在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下終於得以轉換為日刊《臺灣新民報》，不止有臺灣人在報業經營上的「進步」及「發展」之意義，亦可視為該報在媒體性格上發生重大轉變的分水嶺。《臺灣民報》系列由社會運動的言論機關性格起始，逐漸加強資本主義經營色彩，並轉換成較為純粹的日刊新聞事業體，正好和臺灣在日治時期社會運動的消長相互牽動，也和日本帝國逐步走上軍國主義的戰爭之路連動。